

# 以字為戲—論《鏡花緣》的漢字修辭及其閱讀趣味

王松木

台灣·高雄師大國文系

## 摘要

漢字修辭，是指以漢字形體之離合變化為手段，將其運用在文學作品中，以創造出特定的修辭效果。作者通常運用哪些手法來改造漢字形體呢？根據曹石珠《漢字修辭學》的歸納，常見的漢字修辭格有：拆字、并字、減筆、增筆、借形、聯邊、變形、倒字、合形等九種。小說作者配合情節的安排，將各種漢字修辭技法巧妙地融入酒令、對聯、字謎、笑話…等語文遊戲之中，為讀者營造出詼諧幽默或離奇懸疑的閱讀趣味。

《鏡花緣》是清代文人小說的典型，作者李汝珍（1763-1830）性喜詼諧、學識淵博，抱持著「以文為戲」的態度創作小說，書中大量使用漢字修辭技法，或增刪漢字的筆畫結構、或倒置部件的組合方式、或顛覆漢字的常規用法，打破讀者對漢字構形的既有認知。如此，在文本內部，可透過原有字形之扭曲、變異，增加情節的新奇與懸疑，凸顯小說人物的鮮明形象；在文本外部，則藉由漢字形體之拆解與重組，在漢字之原有構形與新造變體之間，形成相互拉扯的張力，使讀者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產生幽默詼諧的閱讀趣味。茲舉兩例如下，以見一斑：

蘅香道：「我說一個『軍』字，把當中一豎取出，搓成團兒，放在頂上，變成『宣』字。」蘭言道：「這令雖有趣，只怕一時要湊幾個倒費事哩。」秀英道：「我說一個『平』字，把當中一豎取出，搓團放在頂上，變成『立』字。」眾人齊聲叫好。玉芝道：「我說一個『車』字，把當中一豎取出，搓團放在頂上，是個……」春輝道：「說了半截，怎麼不說了？」玉芝道：「才想的明明白白，怎麼倒又忘了？」……紫芝道：「把玉芝妹妹搓壞的那個團子，拉做長條兒，放在破車當中，仍是一整車，這叫做『反本還原』。」（第 91 回）

紫芝道：「你吃兩杯，我替你說過『翻觥斗』的令。」星輝道：「怎麼叫做翻觥斗？」紫芝道：「假如說一個字，一個觥斗翻過來，筆畫雖然照舊，卻把聲音變了。說不出，仍照前例飲一杯。我說一個『士』字，翻了一個觥斗，變成『干』字。」月芳道：「這倒有趣，可惜一時想不出。」秀英道：「我用賤姓『由』字，翻個觥斗，變成『甲』字。」（第 91 回）

李汝珍別出心裁，編造出兩種特殊的變造字形的手法：「抽樑換柱法」、「翻觥斗法」。「抽樑換柱法」以「屋宇」隱喻漢字結構，則「軍」字之中豎筆畫猶如棟梁，去除「軍」字之中豎筆畫，另在字形上部添加一點，即成「宣」字；同樣方法，以「平」字為本體，則可仿造出「立」字。「翻觥斗法」則是以「人體」隱喻漢字結構，將「士」字翻轉方向，仿造出鏡像字形「干」；同樣方法，以「由」字為本體，則可以仿造出「甲」字。這些特殊的漢字改造法具有修辭功能，作者蓄意打破常人對於字形結構的認知，引導讀者從不同角度重新解析漢字，增添幽默詼諧的閱讀趣味。

本文以《鏡花緣》的各類漢字修辭作為研究對象，擬探究以下幾個問題：

- 《鏡花緣》中的酒令、燈謎、笑話…等次文類中，有哪些漢字修辭類型？李汝珍如何顛覆漢字結構？如何重新詮釋漢字構造理據？
- 李汝珍如何將漢字修辭融入小說敘事中？想要達成何種目的？
- 讀者如何破解作者所創造的文字遊戲？如何從中體驗閱讀趣味？

冀望藉由本文分析，一方面得以認識《鏡花緣》的漢字修辭及其審美效果；一方面則理解作者與讀者之間如何透過解構字形的遊戲進行雙向交流。

**關鍵詞：**漢字修辭、《鏡花緣》、字謎、酒令